



# 龍樹《六十頌如理論》

## 第五講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5年10月1-7日

地點：尼泊爾加德滿都

翻譯：西遊譯文

©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

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。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、保存。  
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，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，複製、印刷、出版、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（例如錄製有聲讀物）。



## 覺得根本文困難的原因

我相信你們很多人會發覺閱讀根本文有點困難。首先，如同之前說過的，這是因為根本文的文體結構古老，還有印度文化和習慣的緣故。你甚至會發現它似乎有許多重複，但實際上它不是隨意地重複，許多偈頌是從某一特定角度來回答特定的問題。昨天我在外面遇到在座的一些人，我注意到有些人是初學者，有幾個人完全沒有接觸過中觀，因此你們會覺得有些難以理解。此外，因為《六十頌如理論》像是一部更大論著中的一部分，所以著述時會假定你已經對中觀有些瞭解。但在講解這篇教文的過程中，我意識到你們有些人對中觀完全不瞭解，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篇教文很困難。

## 一切問題都源自執著事物實有

在討論有與無、真實與非真實等等的過程中，我希望能把各位的注意力拉回，知道這篇教文其實與你內在的平靜與和諧息息相關。實際上，它是將我們從種種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基礎。

儘管可能冒著過於簡化的風險，但是我想要用非常簡單的方式來闡述。我們正在回答這個問題：如何解決個人和世界的問題——實際上不只是世界，而是一切有情眾生的問題。而且我們討論的不僅是解決政治、經濟或環境方面的問題，這些都是非常局部的問題，我們試圖從根本解決問題。根本的問題是：這所有的問題都是從何而來？根據中觀的見解，一切問題都來自於認為有什麼事物真實存在，都來自於執著某些事物實有。

這不是件簡單的事。要證明某些粗重的事物非實有，例如我的快樂非實有，可能相對容易些。但是當我們談到現象最精細、最微妙的層面時，事情就複雜得多，這時我們能夠理解它們並非實有的能力就變得非常薄弱。



比方說，我相信各位或多或少可以接受夢中的大象並非實存。或許各位能夠接受的甚至更多，例如月稱的「馬車七相道理」。基本上，這是一個推理方法，分析到底所謂的馬車在哪裡，比如「輪子是車嗎？」這是個古代的比喻，我想可以運用在我們的汽車上：方向盤、剎車、排檔、引擎，如果你分析它們，不會找到一個被稱為「汽車」的實存實體，更不用說法拉利了。相較於你的法拉利跑車，理智上我們可以接受夢中的大象當然並非實有，甚至在情感上我們也可以放下它，夢中的大象肯定不是真實存在的，但是車子呢？雖然理智上我們知道汽車並非實有，可是在情感上，如果有人刮傷或撞了你的車，你仍然會因此而憂心。

如果說到更高深層次的現象，比如自我，自我並非真實存在，神並非真實存在，時間並非真實存在，空間並非真實存在，國家並非真實存在，政治系統並非真實存在，這就變得非常難接受了。尤其是「我」，要接受「我」非實有，非常非常困難。道德也非真實存在。還有很多，例如各種價值體系——有很多所謂的更高的價值觀，當我們說它們並非實存時，非常難以接受。

## 應見實如實，見實得解脫

在宗喀巴弟子甲操杰的論釋中，這時他已經對二諦——世俗諦與勝義諦——做了介紹。我不會花太長時間詳述這些，因為我真的希望能夠講完這所有的偈頌，至少把它們念一遍。

不過這麼做之前，我想先談一談禪修。我要談的不是禪修的技巧和方法，而是與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分析有關的禪修。我們一直在說：這個非實有，那個非實有；輪迴非實有，涅槃非實有；法道非實有，染污非實有，淨化並實有……這些會導致你問：那要如何修持佛法呢？



首先，禪修這個詞在藏文中稱作「釀夏 (nyam shag)」或「貢 (gom)」——我想我們就用「釀夏」。藏文「釀夏」，梵文是三摩地，兩者可能在含義上有細微的差異，但是我認為英文 meditation (禪修) 並不足以表達藏文「釀夏」的完整意涵。藏文的「釀」與「夏」有相當深奧的含義：「釀」表示平等；「夏」表示就只是不去管它，不去戳弄，不去觸碰，什麼也不做，有點隨它去的意思。因此彌勒菩薩說：「無一法可損，無一法可增，應見實如實，見實得解脫。」在這裡祂說了「沒有什麼要去去除的，也沒有什麼要增添的」，這即是佛法修持的精華核心。佛法修持的精要即是：什麼都不去除，什麼都不添加，任其如是。

這句「無一法可損，無一法可增，應見實如實」是人類的語言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像是你我這樣的兩個人類之間需要交談，而你我之間唯一的溝通方法是運用我們非常、非常狹隘的語言。我們的語言真的非常狹隘、模糊且不足。當然我知道我們有令人驚歎的詩歌、文學、歌曲和小說可以閱讀，有埃及文、阿拉伯文、藏文、梵文、卡納達語、泰米爾語、中文等美妙語言，我們甚至還有語言學校和語言實驗室，但是如果描述實相，這些語言全都不足夠。如果只是在我們彼此之間互相表達，這些語言是足夠的，但也只能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夠用，因為我們之間仍然會有誤解存在。而且我們不應該對自己的這些語言感到很驕傲，因為即使是貓，雖然牠們只有一兩個元音，還是可以彼此交流溝通。中文好像有四個元音之類的——有人告訴過我，但我記不得了。梵文有其他的元音，藏文的元音與梵文類似。沒錯，我們是有這種種的語言，但這些全都不足以用來表述實相。

「無可言思般若度」，如佛所說，實相不可言表。我知道有些人立刻會把實相想成什麼具有異國情調的東西。絕對不是！知道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我不是在談什麼具有異國風情、神話般的神秘東西。實相如此廣大



無邊，甚至比你的鼻尖還貼近你。

現在我們必須談談苦。我們在受苦嗎？是的，我們確實在受苦。這裡說的苦，未必是我們全都坐在輪椅上或者拿槍自相殘殺的那種苦，而是我們全都因為不確定性而受苦。這個世界是完全不確定的，你的身體是不確定的。你可以每隔一秒就做一次 MRI 或 CAT 之類的檢查，但是下一秒你還是不知道身體哪裡出了問題。誰知道呢？你在加德滿都這裡的時候，或許家裡十幾歲的女兒就懷孕了，而你青春期的兒子突然發現其實他有不同的性傾向。所以有很多的不確定性，我們真的在受苦。因為我們在受苦，意味著我們有問題要解決，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，這就是法道。

當我們談到行走的法道時，不是在談論實相。要在這句話下面畫個下劃綫，特別留意：當我們談論法道時，不是在談論實相。當我們談論法道時，談的是手指，而不是月亮。由於缺乏合適的語言、詞彙、成語和措辭，我們只好用「釀夏」等詞語來表達，或者如同彌勒菩薩說的：

「無一法可損，無一法可增，應見實如實，見實得解脫。」這些是過往的偉大上師都說過的話：「沒有什麼可去除的，沒有什麼可添加的，就只是保任如是。」

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語言並不足以表達，我們可以證明這一點，尤其是在加德滿都這裡，從高山到較低的博達地區，在那些佛塔周圍繞行的人裡，有很多瑜伽士和瑜伽女在做我們所謂的「保任如是」，即「什麼也不做」。對於這個「什麼也不做」，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詮釋，而這已經是一種「做」，而且其實是最大的「做」！

這真的會把你逼瘋，因為你不知道如何「不做」，於是你去見這些上師、堪布、老師們。你們現在在這裡也是為了學習如何才能「什麼也不



做」。這有點類似於，如果你身處在監獄裡，你必須走出監獄的門，你必須使用一次監獄的門，你必須走出去。你不能說「我不要使用監獄的門」，你沒法這麼說。當然我們知道你不需要進入監獄的門，但是你有一種成見：「我不想靠近監獄的門！」你有某種成見，認為它是污穢、晦暗的等等，但是如果你已經在獄中，你不得不使用一次獄門，你別無選擇，因為你必須走出那裡。我們需要交流，我們需要使用語言。是的，儘管我們的語言很匱乏，但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工具，我們必須使用它，就像你必須穿過一次監獄的門。

我要講完關於「釀夏」的討論。「釀夏」，在英文裡被翻譯成 meditation（禪修），這個藏文詞「釀夏」實在是極其美麗、優雅又巧妙地試圖傳達出「不增不減」，單靠「釀夏」這一個詞就真的對那樣的意涵做出了很好的描繪。「釀夏」：平等與如是（等持）。但是當然，它被諸如安曼度假酒店之流的人翻譯、詮釋並誤解成放鬆地躺著，或是正經八百的打坐，或是凝視夕陽，這些全是誤解。

## 二諦

我將會引用一些甲操杰大師的論釋，他在論釋中非常合理地介紹了二諦。雖然實相不可言詮，但是我們不想受苦，我們想要脫離苦，於是我們需要法道。作為一種法道，這裡介紹了兩種思維的技巧或練習，我們將其歸類為世俗諦（相對真理）與勝義諦（究竟真理）。

在勝義層面上並沒有所謂的勝義與世俗，因此當我們說世俗諦與勝義諦的時候，只能在世俗諦的層面上做討論。這裡我必須請大家注意，你們聽到的這些關於沒有證悟、沒有輪迴、沒有涅槃的偈頌，談論的是勝義諦。在相對層面上，則有輪迴，有涅槃，就如同你的脖子上有腦袋一樣。



世俗諦是非常主觀的，實際上它就是主觀的，是約定俗成的。如先前所說，即使是出於共識而做的決定也不表示這個決定是究竟的。順帶一提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表述，因為如果一週之內你的全家人都夢到大象，你立刻會去找一位喇嘛打卦：「肯定有什麼事情不對，他夢到大象，我夢到大象，她也夢到大象，一定有什麼事情不對了。」

簡要地說，世俗諦也就是中觀人士稱之為「不經檢驗和分析的經驗」<sup>1</sup>。當你不運用這些應該是用來幫助我們尋求勝義諦的分析工具時，那個狀態以及在那個狀態中發現的一切，就是世俗諦。

如果你是一個認真的哲學學生，你必須注意這一點，因為研讀哲學的學生經常會犯下這種錯誤。例如昨天有人問我：「如果一切都是空性，為什麼我在受苦？」這就是你在用勝義諦的分析方法來駁斥世俗諦，這是行不通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使用那個分析來解構世俗諦，作為修行人，這是被允許的，但你不能用它來建立見地。

舉例來說，你在此處一個非常狹小的酒店房間裡睡覺，房內已經塞滿了你的行李箱和鞋子，完全沒有空處，然後你睡著時夢見了大象，這時你不能說「這隻大象是怎麼進來的？這個房間這麼小，我甚至連自己都塞不下，這隻大象是怎麼進來的？」當然，如果你想要破除自己認為大象實有的執著，那麼你可以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我是在做夢。來吧，如果你願意，可以把更多的大象家族成員都帶來。」你可以那樣做，但是當我們學習哲學時，作為一種學習工具，我們會區分世俗諦與勝義諦。而在做討論的時候，你必須小心，不能把這兩者的定義混淆在一起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實際上並沒有超出世俗諦的勝義諦，這是最令人迷惑之處。

---

<sup>1</sup> ma brtags ma dbyad par nyams dga' ba' i blo



設若蘊未滅，惑盡非涅槃；何時彼亦滅，爾時當解脫。（9）<sup>2</sup>

這一偈的意思類似我昨天講過的：佛陀從未說過有一個真實存在的輪迴，並不是要捨棄這個輪迴才是涅槃，了知沒有真實存在的輪迴即是涅槃。

我的記憶力退化，這些二十年前熟記於心的根本文現在全都記不得了。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未來會有個叫 Google 的東西，否則我才不會花那麼多時間背誦它們。我們那個年代的老師都很嚴厲，我們必須背誦根本文，甚至連論釋都要背誦。我有一位老師嚴格到甚至有時會突然問說現在背誦的是第幾頁！但是現在我什麼都不記得，我必須有個能記事的人在身邊。

這對今天要講的偈頌或許有些必要，所以我們之後會再回來講二諦。請記得剛才講的內容，聽聞下面這些偈頌的時候，要把之前講的作為背景信息。

### 凡是由因緣而生者皆非實有

無明緣生法，真智照見前；生或滅亦可，盡都不可得。（10）

現法即涅槃，亦所作已辦。設若法智後，於此有差別；（11）

有為法極細，誰計自性生。彼諸非智者，不見緣起義。（12）

這段根本文尤其有些難度。

順便說一句，在這裡讀甲操杰大師的論釋令我感到挺驕傲的，因為今

---

<sup>2</sup> 《六十正理頌》，聖龍樹菩薩造頌，任杰漢譯。餘下引用根本文的出處亦同，不另行標註。





天在座有很多人都是薩迦派或寧瑪派的，他們與我在讀的這部論釋的作者有一些哲學方面的爭論。這一直是我的小愛好，我喜歡惹惱別人。

記得我們討論過真實與存有、真實的生嗎？第一天我們談過真實與存有，並在某種程度上討論了真實的滅。這裡的爭論是：當我們獲得證悟時，是否就是輪迴的真實滅止呢？關於這一點，許多聲聞乘的人——可能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從其主張的結果來說是如此——最終是在說：「涅槃是輪迴的真實滅止。」對於中觀學者來說，這是有問題的。

讓我們再次引入大象的例子：當你從惡夢中醒來，如果你說大象離開了，那是有問題的，因為那表示曾經有一隻大象和你一起睡在那小小的房間裡。那你會有多大的麻煩？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佛教徒會說：「對，輪迴不好，輪迴是個幻相，但是涅槃棒極了，涅槃存在，是我想要的。」而你這是在自相矛盾，你把大象的消失變成真實發生的事，因此你在主張曾經有大象在你房間裡，但是你的門依然完好無缺，你的行李箱、一切都還好好的在你的小房間裡。

論釋中講到「此生已盡，所作已辦」，這是對涅槃之大樂狀態的描述。意思是：好，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，我已經放下了我的包袱。我已經渡過輪迴大海，我的手掌和虛空等寬，我將不再回來（不受後有）。如果我們不小心謹慎，所有這些詞語可以讓你認為有一個真實存在的滅。「我將不再回來，我已放下包袱」，這些全都好像在表示有一個真實存在的滅，而這正是龍樹在此所解構的。

盡煩惱比丘，生死已還滅；有始然正覺，何因未曾說。（13）

有始則決定，為見所執持。諸緣起生法，如何有始終。（14）

先已生如何，後復變成滅。離前際後際，趣向如幻現。（15）



何時幻像生，何時當成滅；知幻體不愚，不知幻遍愛。（16）

諸法如陽燄，以智現見者，則不為前際，後際見所損。（17）

這句也類似：「盡煩惱比丘，生死已還滅；有始然正覺……」假如有真實存在的染污是僧人或修行人要戰勝或斷除的，結果就是你在主張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結束。「何因未曾說。有始則決定，為見所執持。」如果你主張有真實存在的染污，就是在主張有真實存在的法道。那麼這種真實存在的道會成為「為見所執持」，意思是它會成為一個「見」，在這裡指極端，它會成為一個極端的見地（邊見）。例如尊者達賴喇嘛在他每次傳法前，總是會做一個禮敬：「離於一切邊見故……頂禮尊者喬達摩。」<sup>3</sup>意思是：頂禮喬達摩佛，超越所有見地者——這個「所有見地」意指超越極端的見地（邊見），即二元分別的見解。因此，龍樹在這裡說的是：「如果有真實存在的染污，那麼對於這個染污就有真實存在的解決之道，而這個解決之道將會成為一個極端的見地。」

「諸緣起生法，如何有始終。先已生如何，後復變成滅。離前際後際，趣向如幻現。何時幻像生，何時當成滅；知幻體不愚，不知幻遍愛。諸法如陽燄，以智現見者，則不為前際，後際見所損。」你們很多人對此很熟悉，這是我會稱之為中觀獅子吼的其中部分教言，意思是：因為緣起，所以沒有真實存在的開始，也沒有真實存在的結束。

這是你們需要知道的一點：「若從緣生即無生，於彼非有生自性。」

---

<sup>3</sup> 彼由大悲隨攝持，離於一切邊見故，開示殊勝微妙法，頂禮尊者喬達摩。



<sup>4</sup>這非常重要。凡夫聽到某個事物是由於因和緣而生起的時候，這等於確認了它的生、它的存在，它成為真實存在的；但是對於中觀學者而言，當他聽見某個事物是由於因緣而生的時候，他會認為聽到的是「無生」，因為「生起」一詞在這裡是有問題的，尤其是「真實的生起」——我們現在又再次談到起源，這是我們在第一天討論過的，有些難度。

我會嘗試舉個例子，雖然不一定管用，不過讓我試試。例如你去化妝間整理睫毛時，你不會盯著一面白牆看，而是會到鏡子前面。每次你在鏡子前整理儀容——不管是領帶還是什麼——的時候，你都自動接受這一點：因為有走過來的你、鏡子等等的這一切，所以無論是誰出現在鏡子裡，都不是實有的。如果你看著鏡子做整理，在你離開後，鏡中影像却還在那裡，那就有問題了。但實際情況是，只要你一移動，鏡中影像也移動，你怎麼動，它都跟著一樣動，於是你明白：「這只是一個映像。」這就是「若從緣生即無生，於彼非有生自性」，鏡中的這個鼻子並不存在，你知道「如果我不看著鏡子，鏡中映像就不在那裡。」你甚至可以用手捂住眼睛，只露出一條細縫偷看——「它在看著我嗎？」當你閉上眼睛時，我們就不知道了，也許它也閉上了眼睛，也許沒有。所以這是非常深奧的說明：「若從緣生即無生，於彼非有生自性。」這句教言來自佛經，是佛陀宣說的。正因為你這樣動而鏡中影像也跟著這樣動，證明了鏡中的那個人不是你，它沒有生起。這就是龍樹和中觀人士聽到「一切皆由因緣而來」時的理解，「因此一切如幻如夢，如海市蜃樓，如鏡中映像」，所以不是真實生起的。

實際上，這一點與此時此地相關。閉上你的眼睛，我在這裡嗎？睜開眼睛，你看見我。當然，當你閉上眼睛時，你會想：「現在他依然在這

---

<sup>4</sup> 《無熱惱請問經》。



裡，當然如此。」但這是因為你的心在這樣認為，是你的心把過去的影像投射出來。你也可以投射到未來：「大概再過二十年，這個人會沒有牙齒，拄著根拐杖走路等等。」對你們有些人而言，一個月前，我並不存在。對有些人來說，四十年前，我是不存在的，我的顏色、形狀、味道都不存在——我的味道如何，你們大多數人不知道。當然，我們總是可以使用邏輯推論的方法來揣測，你可以嚐嚐自己：「他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嚐起來有點鹹，他應該也是鹹的。」但那取決於你。你們有些人可以認為我是大梵天王本人，有些人可以認為我是克里希那（黑天），有些人可以把我想成任何事物，那只是打開了想像、假設和造作的奇妙大門，而重點在於那永遠都不會是我自己認為的我。

回到我剛才講的鏡子等例子。關於「緣起」，對中觀學者來說，「緣起而生」意味著並非真實的生起——這非常重要。因此，這裡他說：

「趣向如幻現。何時幻像生，何時當成滅；知幻體不愚，不知幻遍愛。」就如同魔術，魔術師創造出一個美麗的女子，而那些不知道這是魔術的人會認為「一個美麗的女子誕生了」。然後魔術師繼續魔術表演，讓這個美女死去，於是觀眾會想「她死了」等等的那一切。但對魔術師而言，沒有人出生，也沒有人死去。

這是一個重要的例子，其中有三個要素。從觀眾的角度而言，美女的生令人快樂，美女的死令人不悅，這是第一個要素「輪迴」，是觀眾感受到的。而魔術師和他的助手也有其見解：同樣的女孩出現，同樣的女孩死去。每次他們去不同的馬戲團都表演同樣的老套節目，這是第二個要素，但這不是涅槃，這稱作「瑜伽士的體驗」，是道上行者的覺受，對於女孩的生死不感到快樂或痛苦。而第三個要素非常重要，是各位務必知道的，這個要素既不是觀眾，也不是魔術師，而是遠處賣甜點的人，他甚至不知道正在進行魔術表演。對他而言，沒有魔術，沒有女孩



的生，沒有女孩的死，什麼都沒發生，沒有樂，沒有苦——那是佛，那是佛的見地。

若誰於有為，計實有生滅；彼等即不知，緣起輪所行。 (18)

依彼彼緣生，即非自性生；既非自性生，如何說性生。 (19)

由因盡息滅，乃說名為盡；非有自性盡，如何說性盡。 (20)

若無少法生，即無少法滅。說生滅之道，是有所為義。 (21)

接下來的偈頌看起來是複述：「若誰於有為，計實有生滅；彼等即不知，緣起輪所行。依彼彼緣生，即非自性生……」凡是由緣起而生的一切，都不是真實的生起。因此，如果某個事物並非真實存在，那麼它其實沒有一個「生」。滅也是相同道理，維持事物的因緣耗盡時，即稱之為「滅」，除此之外，沒有真實存在的滅。這裡的重點是，涅槃並非真實存在的滅，要銘記這一點。

「非有自性盡，如何說性盡。」因此，「若無少法生，即無少法滅」——因此沒有任何事物真實生起，也沒有任何事物真實地滅止。

於是會有這樣的問題：那我們何必討論法道、前世和來生？為什麼還要談論生老病死？大家都知道，這些是促使悉達多離開王宮的首要原因。「說生滅之道，是有所為義。」這又是一句極為重要的宣言——如此重要，也有點煩人——這也是月稱在《入中論》裡說過的。基本上，它說的是：為什麼會有教法等等的這一切呢？因為你請求的緣故，都是出於你的請求，然後有點像這樣：「但是我理解你為什麼要請求這些教法，因為你在受苦，因此你請求這些教法。雖然我知道這些事情並非真實存在，但我必須說些話引導你至實相，因此我說了這些。」「說生滅之道，是有所為義。」所以基本上是因為你的請求，出於悲心，於是給



了回答。

由知生知滅，知滅知無常；由知無常性，正法亦通達。(22)

接下來詳細闡述這一點，這是如何起作用的呢？「由知生知滅，知滅知無常；由知無常性，正法亦通達。」如果你能對「生」、「生起」的來龍去脈有些微瞭解，就會知道什麼是「死」，什麼是「滅」。

諸於緣生法，遠離生滅相；彼等了知者，越渡見有海。(23)

接下來這一偈也是，每一偈都很寶貴，每一偈都是珍寶，如同鑽石。如果你知道生，就會知道死；如果你知道死，就會知道無常。不要停留在這裡，知道無常還不是最終的答案。「由知無常性，正法亦通達。」最終的答案是：甚至連變得無常的事物也不存在。

會有這樣的問題，有些人可能會說：「那麼無常是常嗎？是的，一切和合事物皆是無常，這是不可撼動的無欺真理，那麼無常是常嗎？」對龍樹來說，那種問題是幼稚的，因為會變得無常的事物也不存在。

那你可能會問：「那為什麼你要教導無常呢？像是生命無常這個教法，每次開始做前行的時候，首先都要思維出離心和無常。為什麼要教導那些？」嬰兒即將掉下懸崖時，你會怎麼做？你會晃動一個搖鈴玩具把嬰兒吸引到你身邊來。無常的教法就如同搖鈴玩具，因為我們知道你現在貪執於「常」，這樣的貪執會給你帶來迫在眉睫的麻煩，而且我們知道沒有太多時間拯救你，也就是說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討論推理、無生等等的那一切，所以我們用無常把你吸引過來。要知道，即使像「輪迴是苦」之類的說法也是搖鈴玩具。

因為我正在教授中觀，所以必須以解構的方式來教導，但是請大家不要成為斷見者。為了教授「沒有輪迴」、「沒有苦」，不得不告訴你



「輪迴是苦」——這是龍樹說的，不是我。我和大家一樣，完全是習氣的受害者。

在休息之前，把這些全都忘掉。即使是佛，龍樹也做過分析，實際上他有一整個章節都是用來分析佛，而<觀如來品>的結論是：佛以及佛的示現，摩揭陀國、菩提伽耶、瓦拉納西、兩千五百年前傳法的那個人……這些全都是最精巧的搖鈴玩具。那些讀《金剛經》的人應該明白這一點。

我已經可以聽到有人在問：「那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呢？」因為我們是即將掉落懸崖的嬰兒，所以我們在這裡聽聞搖鈴聲。